

1987.12

大连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(内部发行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七年十二月

本辑编辑 王胜利、卓武山、童 方

大连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大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

1987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1092×787 1/32 印张： 字数：101·000

印数：1—3·000册 工本费：1.50元

大连市文化局出字（内）N：0005381

目 录

冯玉祥收复东北志未酬.....余华心 (1)
大连声援“五卅”惨案的反帝斗争市委党史工委征编一室 (18)
国民党统治时期庄河县小学教师的一次罢教于志龙 (29)
《萤光》事件始末.....徐攻玉 马 群 (34)
打响辛亥革命在东北的第一枪.....马 群 (48)
谷次亭印象记.....尚允川 (63)
升允给恭亲王阴谋复辟的秘信.....于植元 (65)
王永江二三事.....尚允川 (68)
大连地方人士及往来书画名家轶事.....孙宝田 (69)
瓦房店市瓜尔佳氏(关姓)宗谱.....瀛云萍 (74)
王永江轶事三则.....孙宝田 (78)
大连市早期足球运动的回顾.....罗仙樵 (81)
一个当铺伙计的见闻.....姜樵林 (91)
大连历史大事年表.....孙械蔚 (97)

冯玉祥收复东北志未酬

余华心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发生时，冯玉祥正隐居在山西汾阳。事变后，他接到许多敦促他出山共赴国难的函电。他亦致电国民党政府，主张应在政府统一组织下，成立强有力的军事委员会，设立国防局，划分国防区域，统一兵工厂，领导全国军队抵抗侵略，并团结全国民众一致对外。但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忍辱求和，一再退让，致使日本侵略军得寸进尺，变本加厉。1932年1月28日驻上海日军又挑起“一二八”事变，冯玉祥适在南京，遂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，在军事委员会提出三项议案：一、以十万军队援助上海，并须于三日内开到，支援浴血抗敌的十九路军。要在万国视线之下，与日本人作殊死战；二、沿海各口岸海口，同时向日舰开炮，造成全国皆战局面，使日本人应接不暇；三、集中北方军队，开赴东三省，收复失地。但是国民党当局发言人在会上公开表示，“对日问题，绝对不能以武力抵抗，抵抗就非亡国不可。”百般设法破坏一切抵抗计划。冯玉祥坚持己见，又写了一个以武力收复东北失地并积极筹设钢铁“三酸”等厂的提案：“现在上海战事，日益扩大，而东北伪国，又已成立。此时无论为军事上之策应，及为领土主权之保全，以武力收复东北失地，此已不容再缓，且为

当然应取之坚决态度，而不许稍有迟疑者。应请大会决定此方针，以示坚决。对外军事，既经决定，同时即应积极筹设大规模制钢制铁厂，及‘三酸’等厂，以为军事上之长期的供给。盖非下此最大的决心，则外交决无胜利之可望，而东北失地，将永沦异国。言念及此，不寒而慄。所提是否适当，敬候公决施行。”除此提案外，他还提出“援助东北义勇军以武力收复失地案”，具体办法是，一、统一各路义勇军；二、实行以饷械援助；三、派国军策应，选拔精锐出关作战；四、厚恤义勇军之死难烈士及伤残者。

这些提案，全都如石沉大海，当局没有一点反响。

当国家面临危急的关头，全国许多民众团体，以及各抗日义勇军等，纷纷致电致函要求冯玉祥以在野身份来领导抗日。于是，冯玉祥离泰山到张垣，毅然担负起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总司令之职，高举抗日大旗，展开民族正义之战。在1933年六七月间短短三个星期的时间里，指挥抗日同盟军官兵以血肉之躯与日伪军的飞机大炮进行拼搏，一举收复了察东全部失地。

作为一个爱国军人，冯玉祥的夙愿是武力收复东北。在察东战事结束的当天晚上，他立即致电蒋介石、汪精卫、何应钦、黄郛等，敦促他们念东北亡国之痛，兴收复失地之师。电文曰：

“南昌蒋介石先生、南京汪精卫先生、北平何敬之先生、黄膺白先生钧鉴：顷接前方捷电，我军自阳午围攻多伦以来，血战五昼夜，官兵死亡者千六百余，兹已于文晨克复多伦，敌人向东溃窜等语。祥久疏戎马，伏处山林，前只以东北沦亡，深热继陷，多沾为四省之续，平津订城下之

盟，一时为血性所驱，民众所迫，不得不奋然而起，振臂一呼，以武装保卫察区，收复失地自任。惟自上月号晨出发以来，官兵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，阴雨则鞍马尽湿，昏夜则席地幕天。且际兹酷暑气候，多有著皮衣皮帽以杀贼者。辛酸惨苦，困难万分。茲幸托全国民众之助，总理在天之灵，虽以饥寒疲敝之师，挟腐锈窳残之械，而气凌霄汉，志雪国仇，旬日之间，收复康保、宝昌、沽源等地。今又继续收复多伦。察省地区，可告完整。维保察之任务虽尽，而东北四省之失地未收。瞻望河山，犹深惨恸。公等执国家大政，掌百万雄师，兵械之精，何啻穹壤；饷糈之富，更不待言。如蒙慨念东北同胞亡国之痛，废停战协定之约，兴收东四省之师，则祥虽庸愚，敢辞鞭撻。否则，惟有自率此十万饥疲之士，进而为规复东四省之谋，一息尚存，此志不懈。成败利钝，之死靡他。謹电奉闻，诸维亮察。冯玉祥叩文申。”

为积极收复东北失地，冯玉祥曾做了周密的考虑。他深知此举事关重大，非一人一夕可为，必须有组织、有计划、有步骤地进行，乃于7月20日在张垣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，内设四局：

秘书局 主任余心清

政治局 主任温晋城

军事局 主任阮玄武

经济局 主任张允荣

在抗日同盟军中凡官阶在师长、处长以上者，都是当然委员，并极力招请全国名流学者参加，集思广益，作为抗日同盟军总部出兵收复东北的设计机关。另外，东北各义勇军官兵以及前来张垣投效的东北籍热血军人和爱国青年，抱

着打回老家去的共同誓愿，也在张垣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，从各方面协助开展军事行动。

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成立后，向全国通电如下：

“慨自东北覆亡，普天同愤，因循苟且，失地贻羞。肆彼凶残，波及察省，多沾康保，惨被沦胥。幸我同盟军将士用命，席调敝之边隅，驱饥疲而抗战，旌麾所指，次第收复。保弹丸之境土，虽已完成；瞻破釜於山河，应图恢复。一息尚存，须臾难忍。惟兹事体大，断非薄力能胜。爰于7月20日成立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，集思广益，群策群力。凡我全国同胞，爱国志士，希多方赞助，共图进行。如有何高策宏谋，源源惠示，尤所欢迎。忍看上国衣冠、沦于夷狄，相率中原豪杰，还我河山。目的如此，之死靡他，职责所在，全力赴之。谨此电闻，尚希鉴察。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全体委员叩东。（八月一日）”

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组织大纲如下：

第一条 本会定名为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，计划收复失地一切事项，促进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第三项之实现。

第二条 本会隶属于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。

第三条 本会设委员若干人，由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聘请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专家充任之。凡热心抗日，具有专门学识或实际经验者，经本会委员二人以上之介绍，得由军事委员会聘任为委员。

第四条 本会设委员长一人，付委员长二人，由军事委员会于本会委员中指定之。

第五条 本会组设以下各局：

1. 秘书局 设秘书长一人，秘书若干人。内设总务、情

报、交际三处，各设处长一人，处员若干人，处理各该处一切事项。

2. 政治局 设主任一人，委员若干人，计划一切政治事项。

3. 军事局 设主任一人，委员若干人，计划一切军事事项。

4. 经济局 设主任一人，委员若干人，计划一切经济事项。

第六条 各局组织由各局主任拟议草案，经本会委员会通过后施行，并呈报军事委员会备案。

第七条 各局主任及秘书长，由委员长于委员中指定之。各局人员，由各局主任及秘书长遴选相当人员，呈请委员长任用之，但均须呈报军事委员会备案。

第八条 本会全体委员会议，由委员长召集之，政治局设政治会议，军事局设军事会议，经济局设经济会议，秘书局设局务会议，均由各该局主任及秘书长召集之，各局相互间设联席会议，由秘书长召集之。各种会议章程及办事细则另定之。

第九条 本会特设顾问团，指导一切事宜，凡国内外耆英硕彦热心抗日者，由军事委员会聘请为本会顾问团顾问。

第十条 本会大纲由民众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决定施行。

为了争取一切抗日力量同心协力复国兴邦，冯玉祥派员四出联络，并亲自电请各方合作，他致电庞炳勋等请率部协力收复东北曰：

“北平庞军长更陈兄，冯军长钦哉兄，何军长立中兄，

关军长麟征兄钧鉴：顷接吉总指挥鸿昌文日电称，我军自阳午围攻多伦以来，血战五昼夜，共死亡官兵千六百余。兹于今晨拂晓，攻克多伦，敌向东溃窜、详情另报等语。祥自维衰朽，久伏山林。前只以东北沦亡，染热继陷，多沽失守，全察震惊。一时为良心血性所驱、不得不调集义师，为武装保卫察省收复失地之举。今幸赖民众之多方援助，总理在天之灵，将士之奋不顾身，克复多伦，完成察土。惟保察之志愿虽达，而东北之失地未收，自当一贯彻衷，再接再厉，挥师东进，复我河山。兄等皆国内贤豪，一时俊杰，爱国之心，当更切于弟。深盼即日率部，一致向染热推进，俾得早期光复四省，解东北同胞于倒悬。届时与兄等作黄龙共饮，何快如之。谨电奉闻，伫候明教。冯玉祥文申（七月十二日）”

为了收复东北，冯玉祥于军事准备的同时，极注重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。每早出操，都有一次例行的朝会问答，由他发问，士兵同声回答，内容是：

问：日本人占了我们的辽宁省，你们忘了没有？

答：我们不敢忘！

问：日本人占了我们的吉林省，你们忘了没有？

答：我们不敢忘！

问：日本人占了我们的黑龙江省，你们忘了没有？

答：我们不敢忘！

问：你们知道日本人数有多少？

答：有七千万。

问：你们知道我们中国的人数有多少？

答：有四万万七千万。

问：你们知道我们中国的土地比日本大多少倍？

答：大三十倍。

采用这种问答方式对士兵进行爱国主义的精神教育，是冯玉祥一贯的办法，主要为使士兵能够理解作战的意义，并容易记忆，唤起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坚定杀敌报国的决心。

冯玉祥要夺回失地的誓愿，却为蒋介石所不容。蒋介石命他的亲信部队关麟征、刘兴、刘戡几个师配合日本军队夹击冯玉祥抗日军，又私下向二十四集团军司令庞炳勋许愿，只要他肯带兵打垮冯玉祥，就让他当察哈尔省主席（后任河北省主席）。庞炳勋曾是冯玉祥的属下，中原大战后为蒋介石收编。冯玉祥为避免同室操戈，再致函庞炳勋对之晓以大义，请他率部相助收复东北。信的内容是这样写的：

“更陈我弟如握。杨君来，又展惠书，并叙雅意，忠厚诚恳，气节凛然，企首旌麾，且感且佩。祥之集合义师，崛起抗日，完全激于四省土地之丧失，停战协定之误国，良心所使，不得不然。故就职之始，即有枪口对外不对内之表示。虽嫉我者中伤造谣，无微不至，然我弟兄多年患难生死之交，度必能深信我也。枪口既非对内，和平自无问题，但今日之事，阴谋陷害者直视吾人为毫无知识之老蒙古，肆意离间，欲使我弟兄自相残杀，而彼则坐收渔人之利，且藉以造成清一色之梦想。我弟兄如能洞烛其奸，一致立于抗日战线上，共同抱定枪口对外不对内之决心，则和平自然实现，团结更属必然。盖今日国内形势，非急起对外，不能一致，不能团结。否则，愈对内愈纠纷，吾弟明达，必不河汉斯言也。至此种对外不对内之风气，则惟赖有力者主持。吾弟兹更首当其冲也。多伦已复，深盼当局悟于不抵抗主义之

失，废弃断送四省永危华北之“塘沽协定”，迅速出兵，以谋收复东北失地。但无论如何，我弟兄不可不努力为祖宗基业及数千万人民之生命一拚，此则尤盼我弟能共同动作也。专复布臆，余洞托杨首面尽不整。专此，祗颂大安。小兄冯玉祥。”

遗憾的是，冯玉祥一番苦口婆心并未使庞炳勋以国家民族为重。他利欲薰心，助纣为虐，并于1942年投敌叛国，任伪军第五方面军总司令。这是后话，此不赘述。

目睹此情，东北民众大同盟向军事当局的东北籍将领发出了急电：“于主席孝候、万军长寿山、何军长柱国、王军长鼎芳、冯军长占海、王司令亭午、刘师长多荃、鲍局长书征、邵司令文凯暨各师旅团长钧鉴：慨自九一八以还，诸公与吾侪将安归乎？行将两载，同为丧家之犬；遥瞻四省，尽成亡国之奴。嗟谁致之，竟至于斯！原夫沈变起后，首误于不抵抗之谬论，继失于日内瓦之乞怜，费时穷年累月，徒得共管瓜分。乃寇欲难盈，鲸吞不已，业经据我东省，犹欲肆其西讨。寇热河，陷榆关，噩耗频传，军民共愤。同胞呼号于后，诸公奋发于前，统率各将士，舍血肉之躯，抗坚利之器，喋血长城，暴骨滦水。当时战士糇粮，惟赖同胞挹注，以疲惫之力，御方张之敌，终于饷尽援绝，刃折势摧。乃当局复倡安内之论，藉掩奸宄之心。及兵压平津，约签塘沽，伪国俨同默认，长城已作鸿沟。一纸契约，失地永沦异类；诸公故乡，毕生岂有还期。忆诸公入关时，虽云已携妻孥，然而祖宗尸骸，仍埋故土，瞻拜无日，祭扫何期？清风明月之夕，黑水白山之间，能不东望洒泣，北首兴嗟。且乡中父老，空殷话旧，邻里亲族，徒思谈心。人非木石，能无父母；谁是豕

鹿，能弃戚族。良辰扪心，何堪回首。夫富贵利达，固常人之恒情；舍逆效顺，亦英雄之本色。诸公既欲踟蹰于小朝廷之下，蠖屈于南政府之门，试思今日之富贵，能保毕生乎？现在之袍泽，能随终生乎？刘珍年之被逮，张卯湘之查办，前车覆辙，殷鉴匪遥。用则利诱威胁，否则消灭分化。纵横捭阖，尽鬼蜮之能事；风云诡谲，极魍魎之长技。诸公若恋栈于一时，忍金瓯之永缺，匪特乡心难遂，犹恐董笔贻羞。顷者冯总司令受民众之爱戴，起抗日之师干，迭复失地，屡克名城，反镇以威力，派军入察，司马昭居心叵测，李完用卖国情殷，诸公岂可囿于名利，甘为爪牙，致蹈张初之辙，遗消灭之祸。如念祖宗坟墓，亲族沦陷，应即反旗来归，共策勋名。叨属同乡之谊，共感亡国之悲，特披下情，曷胜延伫。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叩世。”

除此电外，东北大同盟又致电东北各将领请参加抗日。电文如下：

“上海朱子桥将军、南京马秀芳将军、苏翰章将军、北平邹岳楼督办、万寿山督办、鲍志一主任、张蘅若先生、王鼎芳军长、杨安铭军长、黄师长警钟兄、黄师长矗霄兄、刘师长芳波兄、缪师长开源兄、张师长立衡兄、何师长立中兄、范敏则先生、谭旅长恩波兄、高旅长翔铭兄、杨村何柱国军长、牛葆奇先生、柏桂林先生、蔚县冯军长寿山并转东北军全体将士及东北同胞同学，暨各报馆各团体钧鉴：慨自倭奴西侵，东省沦陷，政府始终以不抵抗之政策，而置我三千万人民于不顾。我东北同胞，遂不得不自起组织义勇军、救国抗日军，以与暴日相死拼。前仆后继，再接再厉。即流亡关内之数百万同胞，亦莫不竟事奔走，志切救亡。民气激昂，足证人心

未死，是政府应如何因势利导，雪耻复仇。顾反倒行逆施，摧残备至，冀以达其对日投降之卑策。如最近监委邵鸿基呈文有云：‘最近调查河北各机关公务员，率非东北人莫属，……如此政治，焉得不坏’等语。又如平绥路局长沈昌，就任伊始，即遍查东北籍之职员而罢免之。嗟乎嗟乎！何政府仇视东北同胞至于此极也。且政府前既授意张汉卿先生，以不抵抗主义而失去东北国土；今东北民众复以省籍关系，而不见容于当道，天地虽宽，几无我人立足之地。狐狸狐搘，已足痛心，忌嫉排斥，更所不解。典戎不敏，敢忠告我惨苦无告之东北同胞曰：东北失地，本吾辈之故乡；还我故乡，亦吾辈之专责。应一致奋起团结，否认政府断送东北之塘沽协定及一切卖国条约。其有助我辈收复此乡土者，即吾辈之友，而卖我欺我者，即吾辈之敌。今幸我冯总司令见义兴起，领导抗日，且对我东北同胞如手足，凡来此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工作者，任用维护，仁爱备至，一切公开，不分畛域。现多伦已于文辰为我抗日同盟军完全克复。至盼诸同仁闻风归，救国自救。并须认定塘沽协定系政府予日方以占领东省之保障，亦即政府为我人代写之卖身契约。果我人稍存羞耻，不甘屈服，必当及早觉悟，奋起图存。否则东北人之前途，势将日趋黑暗，不堪设想矣！典戎与诸公，或则素所崇拜，或为同学至友，或为总角之交，或共生死同志。爰进忠告，请速猛省，勿再受人愚弄，以自陷于死路。更勿偷安目下，以遗祸于子孙。事实俱存，敬请视听。复兴国祚，端在今兹。倘怀观望至心，终有被排除消灭之日。利害切身，至希自救。掬诚电告，诸维亮察。”

时值初夏，而转战千里退入察哈尔境内的东北各义军，

多数还穿戴着皮衣皮帽，疲惫不堪。冯玉祥为之更换衣帽，并烹大锅肉饷之，官兵感而泣，争愿效死。冯玉祥对东北数万为国捐躯的健儿，怀无限之敬意。他慨叹道：“有民气如此，不知运用，不禁为以革命相号召的政府诸公感到可怜！”

此其时，身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给李济深、陈铭枢发了个电报曰：“数旬以来，冯焕章（冯玉祥字）兄在察哈尔一切布置，其心固可念，而其事则至危。盖守边而不秉命于中央，则其结果必为丧失领土。……至于守边之策，在严治防守工具，并整顿纪律，不在多招散兵，以致内溃……”云云。在卖国求荣的大汉奸汪精卫眼里，冯玉祥竟成了一个误国害民、不知进退的人。他这番言论一传出，触犯众怒，舆论哗然。东北民众大同盟通电痛斥道：

“溯自沈变迄今，南京卖国政府首则以不抵抗主义断送东北，继则以塘沽协定拍卖华北。丧地辱国，认贼作父，拥护其独裁之政权，镇压全国民众抗日运动，甘心尽其帝国主义清道夫之任务，龌龊伎俩，实为我民族留不磨之污点。冯总司令徇民众之请，奋起义师，塞外喋血，边荒转战，克复各城，保我国土，功高日月，气壮山河。凡我族类，罔不兴奋。汪兆铭者亦以国家民族为立场，联合同志，屡次倒蒋，如昔之汉口武汉政府，北平之扩大会议，广州之非常会议，其最著者也。孰意迩来为富贵所淫，威武所屈，中途变节。竟甘以堂堂之责任行政院长，惟仆仆奔走于蒋氏之门，如庐山之会议朝开，汪氏即飘然夕至。寡廉鲜耻，俨同臣妾。近复与蒋氏联合宣言，一则曰勿使察省为第二傀儡政府也，再则曰勿使察省为热河之续也，三则曰勿滥收散军土匪也，四则曰

勿引用共匪头目也。揆此四项原则，无非欲包办民意，蒙蔽国人，捏造蜚语，以惑听闻。似此丧心病狂，血口喷人，狺狺之声，在彼司空见惯，已不值识者一哂也。冯总司令自树义旗，督师奋斗，战绩俱在，事实固胜于雄辩。公等海内贤豪，国家柱石，务请主持正义，灭此国贼，时代任务，只此之图，国家存亡，实利赖之。临电悲愤，不知所云。东北民众抗日大同盟率东北军政学工交通航空商民各团体叩歌（八月五日）。”

抗日同盟军声威远扬，民心所向，南京国民党政府因嫉生恨，加紧迫害破坏，调集铁甲列车六列为先锋，动员庞炳勋、关麟征、冯钦哉等十一个整师共十二万余人，由南向北压迫，对抗日同盟军形成夹攻局面，并派人潜入张垣暗杀了东北军抗日英雄、抗日同盟军北路前敌左副指挥邓文将军，致使敌人气焰复又嚣张，在察战中失败溃退至热河边境的伪各军，也蠢蠢欲动，图谋重新夺取多伦，沽源……。

面临内战一触即发之势，冯玉祥坚持枪口对外不对内的原则，绝不让日本人坐收渔人之利，他一面下令不得对蒋军开枪，一面沉痛电告各省市，各报馆，各团体，各机关并全国父老兄弟姐妹，其中有这样一段：“乃六日以来，舆论之封锁如故，交通之封锁如故，而军事压迫亦如故。即向未参加对外御侮之南京飞机队，顷亦飞抵来，准备攻察。窃以为内战之在今日，不惟玉祥所不愿见，抑亦国人所不忍闻。连天烽火，遍地灾祲，寄慨于河山，懔危亡之国祚，正国人同舟风雨，生死相恤时也。纵无曲突徙薪之计，宁不解于扬汤止沸之非。祥爱国，决不忍以救国者而反以误国；祥爱民，亦断不肯以弔民者而反以殃民。曲直出之国人，是非裁

诸万世，唯悯豆萁之泣，实羞鵠蚌之争。且如此而徒为外人造机会，不特智者所不肯为，亦仁人之所不屑道。爰再作世电表示，自即日起，完全收束军事，政权归之政府，复土交诸国人……”。

就这样，威扬中外一时的抗日同盟军成立仅仅三个月，被迫解散。冯玉祥将军收复东北的壮志未酬，含悲解甲前，他在张垣建了一个纪念塔，把抗日同盟军牺牲官兵的名字都刻在石碑上，塔上竖着五尺长的指向牌，歪着指向东北，提醒人们不要忘了收复东北失地。

冯玉祥离开张垣归隐泰山后，在五贤祠洗心亭的内壁四周题字：“你忘了没有，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，有硬骨头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”，并在亭子上方刻下东北三省的纵横距离、面积和人口数字。日军入侵泰安时，当地人民用泥灰把刻字盖死，保存下来，至今犹在。

附一：冯玉祥为赠抗日官兵皮背心一万件致张学良函

汉卿世兄勋鉴：榆关陷落，华北垂亡，暴日野心，方张未艾。足下于艰难困苦之时，谋捍御撑持之计，远道闻之，不胜佩慰。祥僻居边寨，懷怀国忧，悲愤之情，不能自解。近见报前方杀敌将士，冒弹雨，犯奇寒，不死于陷阵冲锋，亦死于厉风惨雪，此其可痛，蔑以加矣。刻大战当前，不克与前敌将士共苦辛，内省神明，时用惭疚，兹特募集微款，赶制长皮背心一万件，托邓仲芝、李时甫两同志送上三千件，即请查收，酌发前方士兵，聊备御寒之用。其余七千余

件，分赠殿英、明轩、更陈、培五诸同志所率各部。此区区之数，诚不免杯水车薪之感。然倘能再募巨款，当陆续以筹之，斯亦万不得已之中尽其心力之所能及而已。再，此次榆关受伤官兵，皆为极惨烈光荣之牺牲，未能亲致慰问，时抱弛慕之忱。爰置赠品数事，一并寄去，并希代赠诸壮士，不腆之物，藉表敬意耳。现寇患益深，国仇待雪，维足下为前途珍重。书不宣意，敬祝努力。冯玉祥拜启。二十二年元月十九日

附二：张作相_(注一)等四十余将领响应通电

冯总司令钧鉴：自东北事变发生以来，举国汹汹，危亡是惧，呼号奔走，力竭声嘶。政府既负军事外交重责，或战或和，应有贯彻主张，始足以资应付。果出于战，则必简精锐，应与周旋；果出于和，当日本于日内瓦提出满州撤兵条件五项时，即应相继接受，以免扩大范围。当年作相奉派接收满州各地，东北民众，方殷企望，而政府忽令叫拒绝直接交涉，停止和议。窃谓政府已有备战之决心，纵不秣马励兵，以决胜负，亦必深沟严防。而锦州一役，（国联）授意撤兵，政府即授意撤入关内，千里膏腴，弃而弗顾。作相等待罪行间，以为政府措施，自有成见，忍痛服从。乃朝中之议论未定，而疆土之警讯频来，而榆关失守矣；未几而热河告警矣；未几而长城各口相继沦陷矣。我忠勇将士，面临前敌，死亡狼籍，肝脑涂地，犹复前驱，以抵抗到底之决心，以冀争最后之胜利也。乃政府日倡长期抵抗之说，而空军不